

四米的高度

□温桂鹏



今天上午，女儿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虽说早已知晓录取结果，但这一刻，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。

经历了三年的陪读时光，其间，几乎每天看着女儿早上六点多出门，晚上十点多回家，我心疼又无奈。女儿晚上回到出租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她妈妈的手机，直到十一点半。

为了控制女儿使用手机，她的手机留在了家里，因为她妈妈的手机无法玩游戏。我们每天为女儿早点睡觉打“嘴官司”，最终都是女儿获胜。她说：“在学校，我已经很累了，回家还不能放松放松？”在她看来，看手机是最好的放松方式吧。经过几轮大的考试，女儿的成绩还可以，我和妻子便不再斤斤计较了。

碰上期末结束或考试整理考场，女儿便用行李箱拉回来一箱箱的书本、练习册、试卷，有用的再拉回去，不用的就留在出租屋。我们一张纸都没敢丢，生怕高三复习时再用到。直到高考前夕，所有的书本都拉回出租屋，突然发现壁柜竟然放满了，只好堆在地上。我当时就想，等搬回家时一定要量量书本摞起来的高度。

看着这满屋子的书，说实在的，心里对女儿的高考却没有了底。平时，女儿的成绩还算稳定，可是进入高三总复习，成绩出现稍微下滑。我们知道女儿在学习上进入状态慢，别的同学已经开始拔高了，她可能才起步。因此，我们暗暗

自我安慰，相信女儿没问题，但眼看着女儿的排名从班里前几名到十几名，从级部一百名左右到一百多名，心中着急，自不必说。尤其是两次模拟考试，更是有史以来最低分，好在都过了六十分。

我们也在调整思路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女儿若考不上她从高一时立下的目标——山东大学历史学，其实还有很多选择，只要孩子尽力就好。女儿出现了焦虑，有几次晚上两三点都睡不着，第二天的早读只好请假来补觉。妻子也开始焦虑，还不敢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。我倒是有信心，便劝导妻子相信女儿能行，同时也一直给女儿打气、加油。

即使满怀忐忑，该来的终究会来。终于迎来了高考，女儿的状态调整得很好，高考前一天睡眠正常，连着四天，情绪也没有出现波动，我们才心下稍安。

高考结束就是“班师回朝”了。回到家，我整理了女儿所有的书本、试卷、练习册，本想擦成一摞，无奈太多，只好作罢，便分成四摞，刚好一摞一米。看着四米高、四万多张纸的积累，我心中感慨万分。

等待分数的日子也是难熬的，在焦虑、忐忑中揭开了宝盒子。好在幸运之神眷顾，女儿如愿以偿实现了她人生的第一个小目标。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8月6日

星期二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王明才

我的长寿花开花了！竟是少见的黄色，不似春日连翘那般明晃晃的张扬，亦非秋菊那种带着霜气的深黄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暖黄——像揉进了半勺阳光的蜂蜜，柔和得近乎谦逊，却又在指尖划过花瓣时，触到一丝不肯折腰的韧劲。

它的花瓣小巧玲珑，攒聚成团，叶片呈深绿色，肥厚而丰腴，边缘围着细密的锯齿。阳光下，叶片油亮翠绿，更衬得那花黄得温煦，仿佛日光沉淀下来的薄薄釉彩，美不胜收。

回想起与长寿花的初遇，是在一年前。那时，我刚换了新的办公桌，总觉得桌面空落落的，便临时起意去逛花市。店主正忙着挪动一棵两米高的发财树，“哪种花好养活？”我问。她随手一指角落里的一个白色塑料包装袋，说：“那个花耐活，只要温度合适，春夏秋冬都能开花，花期还长，想起来了浇点水就行。”

带着几分好奇，我轻轻打开包装袋。一簇穿着绿色外衣的花骨朵率先映入眼帘，我仔细数了数，每簇竟有十几朵之多，而这样的花簇足有八九个，挨挨挤挤，正争先恐后地探着头看，活像一群调皮可爱的小娃娃。再加上那丝绒般的叶片，满是蓬勃的生命力，顿时让我心生欢喜。当得知这是长寿花时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。

把长寿花摆在办公桌上后，起初我每天悉心照料。没过几天，它那密密匝匝的叶子和花苞都舒展开来。渐渐地，有的花苞依然怯生生的，像攥紧的拳头；有的半开着，花瓣微微张开，犹如少女的舞裙；还有的完全绽放，尽情地舒展着花瓣，在阳光

下翩翩起舞。

然而，随着我忙于给学生做赛前辅导，对长寿花逐渐疏于管理。它起初还会偶尔发些新芽，后来却慢慢枯黄萎去。等我发现时，它已由最初的繁茂变得奄奄一息。就在这时，学生们主动请缨：“老师，不如你把花放在教室里，我们帮你照顾它。”

就这样，孩子们开始轮流照料这盆长寿花，每周按时给它浇水、晒太阳。奇迹般地，在一个周六的清晨，它重现生机，冒出了一个米粒大小的嫩芽。这抹新绿在枯黄的枝叶间那么鲜活夺目，让人欣喜不已。

如今，在深绿肥厚的叶片簇拥下，黄色的花朵宛如一团团被枝叶小心捧住的、凝固的日光，温暖而明亮。

“给它起个名字吧！”我提议道。

“就叫‘我们’！”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清风从纱窗悄悄钻进来，轻轻拂动花瓣。我忽然明白，这花之所以长寿，不只是因为它顽强的生命力，更是因为每个浇水的清晨，每次转盆的午后，每双悄悄探望的眼睛，把零散的时光织成了绵长的花期。

此刻，它在阳光下舒展的花瓣里，藏着的何止是夏天，还有三十七双稚嫩的手，一起托举过的那一抹生机盎然的绿意。

□婧瑜



那盆叫『我们』的长寿花

琴弦上的旧时光

□姜明宇



我的手指又细又长，经常有人猜测道：“你小时候肯定练过钢琴吧？”我总是笑着摇头。其实，像我这样坐不住又有些笨拙的人，哪里能忍受得了练琴的枯燥。电子琴倒是会一点，单手弹还算说得过去。不过，我还真学过一样乐器，说出来大概率会让人感到意外——二胡。

印象里，拉二胡的姑娘总是文文静静的，穿一件素色旗袍，化着淡淡的妆，身体微微左倾，优雅如画。可我呢？当年拉二胡的样子，实在有些对不起观众，有时候还挂着鼻涕呢。

小时候，我特别害怕上二胡课。老师是位老先生，教法跟他的长相一样，一板一眼的。他总说，右手握弓的感觉要像握着一个苹果。对这句话，我总是耿耿于怀，每次拉琴，都跟那个看不见的苹果暗暗较劲。

二胡真不好学。初学那会儿，拉出来的声音比乌鸦叫还难听，没点厚脸皮真扛不住那份尴尬。拉二胡规矩也多，对坐姿要求极高，我这个“笨学生”，不知为此挨了多少训。

在一群学琴的孩子们，我的反应总是慢半拍。老师要求拉外弦，我的琴弓却总

往内弦上跑；合奏时那个不和谐的音符，十有八九出自于我手。小孩子也知道害羞，每次出错，我都恨不得把头埋进琴筒里。有时候实在跟不上了，索性就不真拉了，只让琴弓在弦上虚晃，手的进出跟其他同学保持一致，简直和那个自欺欺人、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如出一辙。那时候，我是真讨厌二胡啊。它总不听我的话，带给我的尽是丢脸和懊恼。

到了七八岁的年龄，我终于能拉出一首完整的曲子了，是《欢乐颂》。我还清晰记得那天，风是轻快的，我踩着一朵朵云回家，献宝似地表演给爸爸妈妈听。再后来，我竟也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演奏二胡，收获了更多的掌声。

小学毕业后，学业日渐加重，那把曾带给我无数懊恼、承载过片刻荣光的二胡，便被妈妈束之高阁，我也再没碰过它。十多年光阴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滑走了。直到最近，我偶然听到二胡版的《冰雪奇缘》，那熟悉的弦音，让我的心软软的，不是懊恼，不是思念。

原来，那些在琴弦上流淌过的旧时光，如今在心底，已悄然酿成了一首咿呀呀的诗。